

江湖

血泪



台湾●孤独红著

●血滴子●系列

敦煌文艺出版社

血滴子系列·第三部

江湖血泪

三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邓争旗

封面设计:三 原

血滴子系列

[台湾]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金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9 字数 2,900,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50

ISBN 7-80587-192-2/I·169 全套定价:63.00 元
每册定价:6.3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翠虬鞭	1
第 二 章	调人	32
第 三 章	玉美人与蓝蜆	57
第 四 章	孟道元	87
第 五 章	孝子	116
第 六 章	小工夫	143
第 七 章	老讼棍	170
第 八 章	摘翠山庄小景	198
第 九 章	鸡肠谷	212
第 十 章	孺子可教	226
第 十 一 章	复明堂	239
第 十 二 章	阴沟里翻船	295
第 十 三 章	出困	308
第 十 四 章	再闹鸡肠谷	334
第 十 五 章	白季侯	362
第 十 六 章	五小打店	388
第 十 七 章	计赚三贼	415
第 十 八 章	乔生衙	429
第 十 九 章	鱼老者之死	455
第 二 十 章	传话	481
第 二 十 一 章	开锣戏	507
第 二 十 二 章	鸟兽蛇虫之斗	534
第 二 十 三 章	子母金梭	561

第二十四章	青磷砂	599
第二十五章	比偷	623
第二十六章	皇甫兄妹	635
第二十七章	老冤家	658
第二十八章	杨侍卫	682
第二十九章	十万银子	717
第三十章	请罪	741
第三十一章	森罗宝殿	753
第三十二章	桃花帮	778
第三十三章	白骨弩	801
第三十四章	缺尖宝剑	824
第三十五章	泄机	869
第三十六章	重逢	905
第三十七章	北塔庄去来	917
第三十八章	金瓶易诏	940
第三十九章	嗣位	952
第四十章	阿其那	964
第四十一章	郭师爷	998
第四十二章	静一道人	1023
第四十三章	山行	1047
第四十四章	翠峰庵	1060
第四十五章	钦差大人	1109
第四十六章	银蛛	1134
第四十七章	江南道御史	1147
第四十八章	送上门来	1159
第四十九章	以死为戒	1171
第五十章	奴才典范	1183
第五十一章	成仁	1195

第二十四章 青 磷 砂

卢十九娘忙笑道：“那矮叫化平日专用这一手来对付人，便回敬一二，也属无妨，倒是你为何竟将那老道人崇奉得便像师父一样，这却真令我不解，他那手底下虽然比我也许强些，但一遇上我这商姐，只一下，便令他原形毕露，这也值得如此吗？再说，他那崆峒派又不是什么正经门户，便算他年纪比我们大些，也犯不着便执弟子礼咧。”

商不弃却摇头笑道：“你可不能如此说法，那真令我惭愧极了，人家可是被你们三位极高能手累乏了先将真气耗散，我才一下成功，要是第一阵便由我出去，也未见得便能准赢他咧。”

丁真人忙道：“我对那矮叫化不过取笑而已，其实这两天为了他的事，我已费尽心机，却决非真的落井下石，至于那位冷道长，实是我们前辈，在他面前，稍微尽心一二，也是应该的，你想他曾和白祖动手过招，我们岂非后辈，再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便借此将他和白祖的扣儿解开不也好吗？”

说着，笑向商不弃道：“你便不在大家累乏之后，只用真力硬拼，他也非败不可，那是因为他先天秉赋，后天工夫，全比你差远了，只不过那内伤不至如此之重而已。”

彼此正在说笑，忽听谷口一个番丁，飞报了进来道：“禀丁真人，外面现有一位道姑求见。”

丁真人忙向金满堂又笑道：“这一定是你那位姑母师父来了。”

说着便命那番丁快请进来。

那番丁领命方去，卢十九娘忙道：“既是那瑞云大师已来，待我迎了出去便了。”

谢五娘商不弃也齐声道：“我也跟你到前面去。”说着，三人一同向前面谷口走去，等到第一重谷口外面一看，只见一个黑衣道姑，一脸惶急之色，站在山坡下面，看年纪已在六十以上，一张清瘦脸儿，虽然已有好多皱纹，却静气逼人，再配上一身黑衣拦腰扎着一根淡黄丝绦，更显得非常淡雅脱俗，卢十九娘头一个迎了上去大笑道：“来者是峨嵋后山瑞云师太吗？你那侄儿只因心切父仇竟受一贱妇蛊惑，投到鸡肠谷去，相助贺老魔头，在擂台之上，向矮叫化令狐通寻仇，如今幸遇你那师弟白季侯，已经招来此间了。”

那道姑面色一转也笑道：“老檀樾尊姓大名？既我那白师弟和侄儿也在此间，能请唤出一见吗？”

谢五娘连忙赶上一步笑道：“你不认得吗？这位乃系天山丁真人夫人，卢十九娘，我乃江南谢曼华。”

接着，又指着商不弃道：“这位乃系前明简太史夫人商不弃，我们全为迎接你而来，且请里面山庄稍坐，你那师弟和令侄自当出见，这谷外却非待客之所咧。”

瑞云师太忙也笑道：“贫道自出山以来，便闻得当代奇人侠士，大半均在此间，却没想到，才一见面，便是三位杰出女侠，贫道只因我那不肖侄儿受人愚弄，以致开罪令狐道长，特来负荆，怎敢克当三位远迎。”

说罢，又看着三人道：“卢檀樾梁孟固是无人不知的神仙眷属，谢檀樾更是威震一时的江南女侠，贫道全神交已久，商檀樾虽少听人说，但以冷道人那等工夫，只一个照面便从而重创之，更属令我心折，却没想到，无心之间，全在这里遇上，这真是一件快事。”

五娘忙也笑道：“我等三人何足挂齿，大师剑术通玄，海内莫不景仰，那辘轳工夫，更由贵派发扬光大，直可御风步虚而行，何异真仙。”

说犹未完，忽听那山坡上面，有人冷笑一声道：“好，算你们有本领，竟将一套互相标榜的江湖诀窍全给学会咧。”

接着又大喝道：“姓金的道婆，你不是要找我这老叫化，替你那哥

哥报仇吗？是好的可别依靠别人，我们不妨便在这地方比划比划。”

四人不由全是一怔，再掉头一看，只见一株大树之上坐着一个浑身鹑衣百结的老乞丐，正向下面冷笑着。

瑞云师太一看那乞丐年纪已在六七十岁，长长一张黑脸，头上一头乱发，毫无老态，两只眼睛更时露凶光，忙也冷笑一声道：“姓喻的，我真没想到你竟敢寻到这里来，既如此说，那也好，省得明日擂台之上，又误别人工夫，你且下来，我便在此间宰你，替兄报仇，也是一样。”

那老丐哈哈大笑道：“我为什么不敢到这里来，老实说，你喻老教主还没把天山、武当等派放在眼睛里，老实说，我之所以到这里来，便是为了在这里宰了你，给他们做个榜样。”

说着，一伸手，便在背上抽下一条米漆盘龙铁拐，大喝道：“你且站稳了预备领死便了。”

一声语罢，人随声落，便纵向四人面前，一横那铁拐，又狞笑道：“你们如果不服这口气，道我上门欺人，不妨着那丁老道和武当门下几个老鬼出来，我是决不在乎。”

瑞云师太方从腰间剑囊之中，掣出一口二尺来长的短剑来，卢十九娘已经忍耐不住大喝道：“宰你这恶丐，何须惊动多人，便我这一双肉掌也足够把你这料理了。”

接着又向瑞云师太道：“你且慢动手，这厮既然找上门来，那便是我们的事。”说罢一分双掌，便扑了上去，那老丐又冷笑连声道：“丁老婆子，你可别自己以为了不起，这里不是北天山由你妄自尊大，你既打算徒手较量，我如用兵刃赢你也不算天龙教主。”

说着又将那铁拐向背上一插，也猛伸双掌大喝道：“你既愿在我这铁掌之下纳命，且也看看我这天龙掌法如何？”

瑞云师太忙道：“我与这老丐有杀兄之仇，卢檀樾且请息怒，还是由我来宰他替先兄雪恨。”

卢十九娘却不理会，使动掌法，便逼了上去，那老丐一双黑漆漆的手掌，也迎了上来，才一上手，双方掌风便将三人逼出丈余开外，卢十九娘是一味猛扑猛攻，那老丐起初也非常猛烈，但才三五招之后，便

改攻为守，卢十九娘见状攻势更急，那老丐却狞笑连连，手底下更加和缓，便似斗久力乏，渐形不支一般，瑞云大师连忙高声道：“卢檀樾快请住手，且容我和这厮一拼，他这天龙掌法决不止此，其中还有毒手法，却千万不可大意。”

说犹未完，那老丐又狞笑道：“你这老道婆倒识货，不过你喻老教主这一趟掌法，却不怕你再提醒她也是枉然，不信，你们几个老婆子，便一齐上，我也不惧。”

说着双臂一振，掌法骤变，忽又由缓而急，那两条手臂，也由黝黑，忽转灰白，和其他部分肤色，截然不同，卢十九娘虽然性急，却也是一个大行家，一看便知道，他已将内工潜力全运在一双手掌上，其中也许更有独门横练工夫，忙将手法一缓，和方才形势，倒了过来，转成守而不攻，那老丐又哈哈一笑道：“这老婆子，也许稍知厉害了，你既发横在前，敢硬接上两招吗？”

卢十九娘平生就是受不得僵激，闻言冷笑道：“你这老猴儿崽子，当真我便怕了你不成，既如此说，你且仔细便了。”

说着，乘他一掌劈来，暗运真力便接了上去，谢五娘、商不奔、瑞云大师方在不约而同说了一声使不得，但却没能喝止，这两条手臂才一接触，卢十九娘屹然不动，那老丐却被震了出去一大步，众人方觉卢十九娘毕竟工夫已到上乘，那老丐必已内伤无疑，那老丐却哈哈大笑道：“丁老婆子，你还是快些回去找地方挺尸去，我喻七七生平决不赶尽杀绝，容你全尸而死便了。”

卢十九娘虽然觉得震了一下，真气略微损伤，此外却不觉怎样，闻言又待举掌扑去，但那条手臂，已经不受使唤，竟抬不起来，更奇怪的是不痛不麻，那条胳膊，却便似已非己有一般，不由大惊失色，谢五娘见状，连忙上去扶着道：“卢姐你怎样了？当真已遭毒手吗？”

卢十九娘忙道：“这厮果有毒辣手法，我也许真不行了，你且扶我回去便了。”

说着瑞云大师已经挺剑直上，向那喻七七大喝道：“万恶老贼，竟敢暗施毒手，将卢老檀樾又伤了，你我米一拼便了。”

那喻七七又狞笑道：“我不是早说过，哪怕你们这几个老贼婆一齐

上，我也接着吗？你慌什么？”

说着也掣拐在手道：“凭你这等工夫，要寻我报仇，那还得重行认母投胎去，我要不在二十招以内，照样把你打发回去，你将我这喻字倒过来写。”

说着，横拐在手，便硬接了上来，瑞云大师因为眼见卢十九娘轻敌受伤，哪敢大意，一动上手，便仗着那口剑，将门户封闭严密，那喻七七手中一条朱红盘着金龙的铁拐，上下飞翻，直逼了过来，才只十余招过去，猛听瑞云大师也大叫一声倒了下去。

商不弃慌忙掣出一对仙人掌，便迎了上去，喻七七却大笑道：“你这老夜叉婆休慌，我是向来不为己甚，你不必动手，只将这老道婆扶回去，好好收殓，我们是明日擂台再见。”

说着笑声碌碌迳去，商不弃虽然心中大怒，却无如谢五娘已扶卢十九娘回去，这里只剩下自己一人，那瑞云大师又倒在地下生死不知，无法追赶，只有任他从容走去。再一看，那瑞云师太已经面色灰白，却找不出伤痕来，忙道：“道友伤在何处，要紧吗？”

瑞云大师摇头道：“我也不知伤在何处，只觉左半边身子全不能动，浑身上下便如落在寒冰地狱里一般，这厮所用决非真实工夫，我想我也许完了，我那亲侄儿金满堂和师弟白季侯既在此间，还请找来一谈，我这后事，便也拜托了。”

商不弃正在惨然，那谷口之中已经涌来一大批人，当前一人正是白季侯，后面跟着金满堂、令狐通、简峻、丁真人、陆万全、静一道人、羹尧、万云龙等一共十余人，一齐赶到，白季侯和金满堂，一看瑞云大师，人已倒在地下，不由全大吃一惊，再一问又全跺了一脚，金满堂首先跪下大哭道：“侄儿不肖，一时报仇心急，至累姑姑受伤，但今后我与这厮，更誓不两立了。”

白季侯也道：“师弟只因惟恐你对这侄儿见责，质问他受惑原委，以致迟来一步，未能相助，还望恕罪。”

瑞云大师却微慨道：“我也许是完了，你二人既全在此，这后事便不致累及此间主人，只是因我引来恶贼，害了丁夫人也受重伤，却于心太不安了。”

丁真人闻言，连忙分开众人道：“大师不必如此，此间决非说话之处，方才内子之伤，我已看过，绝非内工潜力所致，只查出一个原由来，便好设法了。”

说着，便命人抬了进去，和卢十九娘同在一处静室安置好了，两人全是浑身发战，半身偏废，便似中风一般，但却一点伤痕也不看不出来，丁真人、令狐通、陆万全、谢五娘全精医道，也看不出病源来，大家正在着急，忽听外面报道：“兹有江南大侠周得、白泰官、苏仲元、孤峰上人等四位已经赶到，还请各位尊长，赶快出迎。”

丁真人忙和众人迎了出去，一路走向朱光王佛殿，年长的一辈，相互话旧寒暄，年轻的一辈，叩头见礼自不必说，羹尧中风小香一同拜见之后，又各问恩师安好，周得看着三人首先将须大笑道：“你们的事我全知道，老师父和肯堂先生也许明晚才能赶到。”接着又问川中情形和擂台比武之事，丁真人忙笑道：“你和孤峰大师两位来得正好，目前正有一事，也许非求教不可咧。”

说着便将连日擂台之事匆匆一说，周得不由失惊道：“以丁嫂和那瑞云大师，全是当代知名奇人，怎会也遭毒手，不过诸位全是精于医道的，既然看不出来，小弟却未必便能辨识，且容一看便了。”

那苏仲元却一手扯着令狐通笑道：“这是我们叫化子的事，正该你我两人管，我迟来一步，自无话说，你怎也置身事外起来？”

令狐通忙一眨眼道：“怎么才一见面，你便打算挑眼吗？谁置身事外来，他们在谷口外面较量，打完了我才出来，这焉能怪我，再说我虽沾上三分穷味，却非婆婆教下弟子，人家背师道，我也管不了，这便该瞧你的咧。”

谢五娘忙笑道：“老叫化你别和他说，他现在正在牢骚满腹无法自己咧。”

苏仲元笑道：“他向来是一位散神仙，爱怎么就怎么，谁也管不得，怎么会有牢骚，这就奇了。”说着向那静室边走边笑。

谢五娘又笑道：“岂但牢骚而已，他这颗脑袋已经有一半到了别人手中了。”

这话一说，不但苏仲元一怔，连周得、孤峰上人也全诧异道：“你

别开玩笑，他虽然没通天彻地之能，如论工夫绝少有人可以赢他，更又机智绝伦，谁还有这本领，敢要他这颗脑袋，那他自己的脑袋便先靠不住咧。”

令狐通忙向五娘一瞪眼道：“你怎么逢人便说，再要这么着，那我便急咧。”

周浔忙又大笑道：“我真没想到，你这矮脚狐狸居然也有发急的时候，果然有什么了不起的厉害仇人寻你，我们这次来的老友可多，你放心，大家出只手，连我在内，任凭他来的是谁，也决不会让人把宰你了，你放心便了。”

说着，已到殿侧，三间小榭之中，那卢金两人，全安置在左边静室，丁真人进去，先一看卢十九娘，那面色白得便像一张纸一样，躺在榻上正咬着牙颤抖着，那瑞云大师，虽然强打精神和金满堂说着话，一张脸也惨白得和蜡人一样，止不住发战。周浔跟在后面，向二人看了一眼，不由摇头道：“如依鄙见，这两位决非内工潜力所伤，也许是被毒药暗器打中亦未可知。”

说着一询交手经过，两人虽已不支，神智全未昏迷，忙将经过一说，周浔默然不语，方在偏着脑袋沉思，一面替卢十九娘把脉，忽听令狐通笑道：“你先别将名医的功架全使出来，既然这两位全是一样毛病，我们一人一个，倒看着，谁先瞧出病源来。”

说着，走近瑞云大师床前又笑道：“你这老师姑，也这大年纪咧，我们可没有什么嫌疑好避的，且待我也替你把一把脉。”

说罢，便向床边一张凳子上坐，扯过瑞云大师那只有手，手掌向下，手背向上，三指便按向腕背，白季侯在旁忙道：“世叔，你老人家闹错咧，把脉还该手腕朝上才对。”

令狐通却眨眼道：“你知道什么？锥子剃头各师父各传授，我老人家这是独创一格，决错不了。”

说着，睁大了一双小眼，向那手背上看着，那三指也不断向上轻按，瑞云大师只觉那按处奇暖，便似一个小熨斗在熨着，颇形舒适，等按到肘际，忽然又将那条胳膊翻了过来，自上而下按着，又用掌心代了三指，这一来瑞云大师，更觉着手处，忽如火炙，奇暖入骨，看看

离开手腕还不到二寸，倏又奇痛，便如针刺，不由呻吟了一下，令狐通猛一停手，笑道：“你有点痛吗？毛病我已知道了，这一来便决死不了咧。”

说罢，又从怀中掏出一块吸铁石来，按在那痛处大笑道：“周老二，这一回你可输了，以后别再充神医咧。”

周浔却大笑道：“你先别忙，你不过因为我一句话提醒，才想到暗器上面，用本身真气，将那暗器上面寒毒赶开些，使他稍觉疼痛，便可以知道打在哪里，打算用吸铁石取出对不对？”

令狐通忙又一眨眼道：“说倒是给你说对了，我用的正是这一手，既是暗器，它便再小些，用吸铁石还怕取不出吗？”

周浔又笑道：“这个我且不说，少时你也许便明白了。”

令狐通却把头连摇一眨眼道：“我倒不信，既是暗器，还有个吸铁石吸不出的。”

但等了半会，取过那吸铁石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周浔不由又笑道：“如何？”接着又道：“你且再瞧我的。”

说着，也一伸掌，略一提气，便向卢十九娘那条胳膊上贴了下去，猛然一推一提，大喝一声起，卢十九娘不由失声叫了出来，周浔却将手掌一反，又笑道：“你且来看上一看，便明白这个道理了。”

令狐通连忙赶去一看，那手掌上却沾着七八点血珠，忙一吐舌道：“你这真力用得也真准，怎么一下便全吸了出来，我倒要看看，这是什么玩艺。”

说用手指，一抹那血珠，只见芥子大一个血珠之中，却藏着一粒极细沙子，只有针尖那么大，却坚硬异常。

正说：“这样细的东西，能凭潜力，打到人的肉里去，这也算够瞧的，不过这玩艺叫什么咧，怎么我长到这么大，就没听人说过。”

苏仲元在旁忙道：“你要问这个吗？我倒知道，这玩艺叫青磷砂，源出西藏一位番僧所创，不过不是内工潜力真到家，却无法伤人于无形，最多打人五官七窍而已，不过这东西全仗奇毒煨成，始能制人死命，本身只一粒金刚砂而已，便打进皮肉也无大害，如今砂虽取出，还须解毒才是。”

周得忙一点头，用一张净纸，将那毒砂取下藏好，又走近瑞云大师身边，依法将所中毒砂也取了出来，一面笑道：“他这寒毒，半仗药力祛除，一半却非自己工力极好，用本身阳和之气逼了出来不可，那药，我这里便有一种纯阳辟邪丹，只每人吃上三粒便行了，好在这二位全是内家工夫已到炉火纯青，如能运行一周天，出上一身大汗便不难立愈，如果常人当之，那便非费大事不可咧。”

令狐通忙又一竖大拇指笑道：“真有你的，这一来我是心服口服，这神医还是你的，决不是冒充咧。”

周得不由一笑，忙从腰间取出一个小黄玉瓶，倾了六粒芥子大的红丸来，分给两人每人三粒，纳入口中又笑道：“二位道友，吞了下去，只须运气调摄半日便可痊愈了。”

卢十九娘和瑞云大师全伏枕谢了。众人见已无事，全退了出来，丁真人道：“你这神医，自可当之无愧，这两人总算福缘极好，才能遇上，只是这里还有你们武当门下一个大仇人也在此间，受了极重内伤，你能救他吗？”

孤峰上人不由又大诧道：“我们武当门下，怎会有个大仇人在此，既是仇人，你为什么又替他求医，到底是谁，你先说说看。”

丁真人忙将冷道人的事匆匆一说，又附耳数语，孤峰上人点头道：“原来这老儿尚在人间，竟下这等苦工，要寻白祖报仇，那老师父正是白祖门下唯一弟子，还须先行禀明才好行事。”

周得却摇头道：“其实当初白祖原本没打算伤他，不过儆戒而已，否则他焉能活到现在，不过如等老师父来，把话说明再医，便不见情了，且待我来看上一看，果真他能悔悟，便解开这个扣儿也罢，否则那只有索性除去，以免再留下祸根，这却姑息不得咧。”

丁真人忙又附耳数语笑道：“我何尝会姑息他，一则此事非此人不可，二则他那崆峒门下人也极多，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才打算乘此解开这个扣儿。”

周得一看令狐通点头笑道：“既如此说，我便说不得费上点事，且等看过他的伤势再说，那回天再造丸我身边便有，若非用不可，也不妨给他一粒。”

丁真人忙又笑道：“如此我先替一位朋友谢谢你，便请一同先到我住的地方去看看他便了。”

说着，把臂一同向朱光王佛殿那阁上而来，才到室外，便听一片呻吟之声，丁真人首先赶上一步走了进去，再看冷道人时，只见他偃卧在床上，勉强做了一个五龙入蛰式，口中却忍不住哼了出来，连忙走向榻前笑道：“道友且慢行功，现有武当名宿周老二看你，人家可是一片诚心，给你医伤来了。”

冷道人忙从床上一挣，坐了起来道：“是那云龙三现周得吗？闻得他乃是白天行孙婿，怎会来给我医伤，只不乘人于危，便算不错了。”

说犹未完，周得已在外面哈哈大笑道：“你这老儿怎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起来，我武当一脉相传，事只论是非，不论恩怨，不用说周某事外之人，便我那白祖，当年如果真以仇人相视，你焉能活到这大年纪，他老人家既然对你不欲置之死地，我们岂有对你敌视之理。”

说着，人已缓步走了进来，又捋须笑道：“那上几辈子的事，我们不去说它，现在我们且谈现在的，方才我听你这说话声音，这伤势已经知道八成，虽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却不算太轻，还宜火速设法才是，且请给我看上一看如何？”

冷道人不由又是羞愧，又是难过，忙道：“我原知道量小心窄，不免为识者所笑，可不是贪生怕死，实因心中尚有一件大事，不得不忍死数日，作一个了断，否则方才擂台一败，早已有所自处了，你既以为可治，不妨便请动手，能令我了却这段心事也好。”

周得走向榻前，又笑道：“你那心思我也知道，包你有个极好安排，但请放心便了。”

说着便将三指搭向腕上一看脉象，又就胸前推按了几下，摇头道：“你这伤势虽由外来，却自内发，如今真气全散，百脉俱沸，便有起死灵丹，如非调治得法，也难延三日，幸而我来得恰好正是时候，尚不难设法，只一到明天，便和缓复生也无法了。”

丁真人忙笑道：“你且别说得凶险，反正人家将伤治好，总非谢你不可，何必故作惊人之策咧？”

周得又笑道：“你别骂人，这脉象委实已绝，却非我有意如此说法，

不信你只问一问这老儿，便他自己也该知道咧。”

冷道人忙又长叹一声道：“周大侠说得不错，我这盲目瞎练的工夫本就不行，遇上真行家自然非败不可，这却怪不得人，我已这大年纪，便死也无恨，你只要能设法着我再到擂台之上，说上几句话，我便感激不尽了。”

周浔却看着他，又捋须微笑道：“你放心，有我在此，决不会让你因此而死，只要你能信得过我不致乘人于危便行。”

冷道人忙又摇头道：“周大侠不必误会，方才我不合一时失言，你但请动手无妨，我便因此而死，也决无埋怨。”

周浔又微笑着，一手捋须，一手在他那关元气海之间，轻轻按摩着，冷道人只觉那手着处，非常舒适，那气血流行渐缓，身不由己慢慢睡去，周浔又在他身上各要穴推拿了一阵，将他身子放平，双手抵着他的涌泉穴，冷道人朦胧之际，倏又觉那手掌着处，便如火炙，奇暖发自足下渐渐上升，自胫至股，便似蚊虫钻动，又似两根火线冲关直上，又合而为一，等到脑后，复又分开，直注两臂，到了指尖，又倒转来，慢慢进入紫府黄房，自十二重楼而下，进入丹田，这一来，直有一顿饭时候，冷道人虽然不觉怎样难受，周浔却出了一身大汗，头顶上直冒白气，那股暖气才到丹田，便一收手笑道：“你这老儿气血虽已归元，我却必须歇上一会才行，恕我暂时失陪咧。”

说罢，便走向外间，就丁真人日常行功蒲团之上趺坐入定，那冷道人转觉四肢酸楚，浑身不得劲儿，忙也自己调息，仍用五龙蛰法，运行一周之后，便觉神清气爽，气血完全复元，连忙站了起来一试，平生工力，仍和往日一样，不由失声道：“我真太不自量了，不用说那白老前辈已经仙去，他如活着决非其敌，便他这门下弟子，也决难望其项背，而今而后，我是决不敢再言技击工夫了。”

那丁真人原本一刻未离，闻言忙道：“冷老前辈不必介意，工夫造诣各有不同，这不可混为一谈，你如非过份轻敌，在力敌三位能手之后，又挨上一下重的何至于此。”

那商不弃和简峻，全在外间悄立着，闻言，立即入内全一拱手道：“方才擂台一时失手，还望恕罪。”

冷道人忙也还礼一面道：“这是贫道狂妄过甚，才有此失，怎敢怪得大嫂来。”

话犹未完，周浔也从蒲团之上一跃而起大笑道：“你这老儿话又错了，你这次总算吃了一个死里逃生的大亏，怎么自己还不知道受伤缘故，方才我已得知你们交手经过，难道你一直还以为工夫不如这商大嫂吗？那便错到家咧。”

冷道人不由一怔道：“我虽由三位能手累乏，才挨上那一下，但内工潜力如果较好，焉有吃这大亏之理，明明是我输在这位大嫂之手，你却又何必替我遮这羞脸，须知我如今已经看得人间荣辱极淡，一切恩怨全消，你这等说法，难道还怕我和谁记恨不成？”

周浔又正色道：“话可不是这等说法，我早已知道你参透过这一层了，事理却又不可不明，如论这位简大嫂的工力，实在未见得便能赢你，那全是你自己招了出来的。”

冷道人不由一怔道：“此话怎讲，我倒愿闻其详。”

周浔忙道：“你当真练了这一辈子，竟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接着又笑道：“本来发自内者，才算是真力，横练出来的工夫，便再厉害，也决不足以当真力一击，你却打算将这两项融会贯通合而为一，以求出奇致胜，但却不得其法，以致仍成外胜于内，从外面看，你这数十年来工夫是竿头日进，其实却反将潜力削弱不少，如果是自己用树木山石去练，因为用力有个分寸，自不觉得怎样，但一经和人动手，只要对方工力不相去太远，人家以静制动，你发出去的力量，便非反震回来不可，已是受不了，何况处在力乏之后，那简大嫂又从小和你一样练法，练了出来的工夫，而他却在练成之后，又经名师指点，慢慢化明劲为暗劲，把真力全内敛进去，走的路恰好和你相反，你却硬拼了上去，那两股力量便全回敬到你身上来，怎得不吃大亏。”

说罢又大笑道：“如果你挨上一下，便自知难而退，先行引气归元，也许伤势不至如此，偏你吃亏之后，又强运真气，打算不令外人看出，以免丢人，以致本身气血，又成激战之状，这一来便铁石人也受不了，何况年事又极高，所以才闹了一个气散血崩，这却怪得谁来？”

冷道人不由挣了起来一拱双手道：“老弟这一说，确系至理名言，